

韩映山《香溪集》的艺术特色

苏虹

(保定学院 中文系,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韩映山一向被视为“荷花淀派”的主力,对韩映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风格特色和与“荷花淀派”的关系上,文本解读方面以《水乡散记》《绿荷集》《紫苇集》《红菱集》和中篇小说《串枝红》、长篇小说《明镜塘》等为主。与以上文本相比,《香溪集》则展现了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明显的创作转型。《香溪集》有助于展现韩映山创作的全部风貌和艺术探索。

关键词:保定作家群;“荷花淀派”;韩映山;《香溪集》;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5)01-0065-04

谈起韩映山,评论者谈得最多的是他与“荷花淀派”的关系,认为他是“荷花淀派”的主力、骨干、“真正的练家”、荷派的“坚守者”等;其次关注的是他与孙犁的关系,认为他是孙犁的“四大弟子”之一、孙犁的得意门生、终身的朋友、孙犁评论家;另外,评论者当然不能忘记他作品浓郁的地域色彩,他笔下的袅袅荷香、红菱紫苇、浩淼淀水和游鸭肥鱼,更忘不了白洋淀的风土人情、乡音俚语、家长里短和淀区百姓的辛勤劳动……当评论者对上述方面进行阐释论证时,往往愿意举《水乡散记》、《绿荷集》、《紫苇集》、《红菱集》和中篇小说《串枝红》、长篇小说《明镜塘》等文本为例。当年韩映山与孙犁初次见面以及后来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鸭子》、《苑苇和小芝》等轶事也往往被评论者提及。就时间来说,往往截止到20世纪80年代初,就作品来看,截止到《红菱集》中的《田珍小传》、《秀藏》、《红菱》等,这些均是韩映山的“名作”,但对于整体认识、评论韩映山来说,似乎显得有些片面。因为如果仅仅关注以上方面的内容,确实有对孙犁“撷之有余”而“逾之不足”之感,然而,当我们把视野进一步扩大,把时间继续拉近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品读一下韩映山的《香溪集》和收入到《编外小说》中的作品时,可能会有一些惊讶,会有与众不同的发现,见识到韩映山另外一种笔法、另外一种风格。它代表了韩映山孜孜的艺术追求,勇于尝试、不懈探索的理念,《香溪集》是一个独特的文本。

一、题材内容的时代性

《香溪集》收入韩映山短篇小说47篇,时间跨度上,从创作第一篇小说《纷纭》的1980年到创作《炮殇》的1993年。《香溪集》真实生动地再现了80年代初到90年代的社会现实,“始终紧贴时代脉搏,面向人生、面向社会”^[1],增强了读者的感性体验,有助于读者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当年的社会生活,让对那段历史比较隔膜的年轻读者也会不禁感叹,哦,原来当时的社会是这样的。《买碗》讲述的是老汉过年赶集买碗,由于从艰苦的社会中走过来,对饥饿记忆犹新,总是不忘当年喝三大碗稀粥下地劳作还饿得心慌的情形,现在日子好了,却对粗瓷大碗似乎有了一种亲切的留恋,可是市面上再也没有粗瓷大碗,只有精巧的细瓷小碗,售货员的一句玩笑话道明了其中的原因:“那要问问你的肚子了。”这实际展现了80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衣食无忧的社会现实,具有鲜明的80年代的特点。《宰牛》揭示了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农民思想转型较为缓慢,而一些人则钻政

收稿日期:2014-12-05

作者简介:苏虹(1978-),女,河北保定人,讲师,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策漏洞的现实。《削尖》是改革开放后鼓励农民发家致富,因此“万元户”成为当时象征富裕和时髦的典型词,“削尖”即是对万元户的嫉妒。《正当》则是在80年代劳动致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后对娱乐的追求,买一台电视虽然价钱高但却是“正当”的精神生活,同时也对因精神生活匮乏而产生的不良习气有所警示。《筑新窝》则是寓言似的小说,采用拟人手法,通过燕子妈妈、小燕子紫紫和老爷爷的对话,展现了当时人们翻盖新屋、生活富裕的农村气象以及农民精神焕发、振奋愉悦的情形,以致小燕子找不到当时安家的老房子了。《筑新窝》和《红菱集》中的《表弟又来了》异曲同工,均是通过今昔对比的映衬手法来展示生活翻天覆地的变化和时代的发展。

在物质生活富裕的同时,也带动了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韩映山特别关注人性的回归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尤其注重展示新时代的爱情,歌颂美好的心灵和高尚的情操,因此80年代的创作出现了不少爱情题材的小说如《打草帘》、《清水河边》等。《打草帘》讲述的是一个年轻、热情、体贴的寡妇勇敢地向同样善良、勤劳、本分木讷的邻居“三哥”表达感情、吐露心声,希望下半辈子能够相濡以沫、共度余生。《清水河边》中年轻美丽勤劳的姑娘紫妮爱恋工作艰苦的地质队员侯新波,看重的是他那颗“金子般的心”。这些蕴含深情、清新淳朴的小说继承了早期小说的传统,更直接地延续了《红菱集》中的《晚香玉》、《红菱》、《都是同学》等的特色。《红菱集》的内容多是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新的生活面貌,“依然是普普通通的人物,平平常常的故事”^{[3]441},《香溪集》则突破农村和农民题材,多写城市生活,“杂取种种”而“合成一个”时代的全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二、题旨意蕴的超越性

《香溪集》中的小说带有明显的时代性,作者确实是有“立此存照”的意图,使后来的读者能够由此窥见当时社会的风貌。因为作者对人物形象的精准把握,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洞见以及对典型人物和事件鞭辟入里的剖析,使我们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达到对普遍规律的提炼和把握,所以,题旨意蕴又超越了时代性,有鲜明的当代意义和跨越时空的长久艺术价值。1986年创作的《削尖》,讲述因聪明、勤劳而成为万元户的苗三嫂,精心侍弄菜园,她的西红柿长势最好、眼见就可成熟,但此时青苗被别人“削了尖”,邻居三娃似乎最同情苗三嫂、最正义,还口口声声说一定要严惩破坏者,然而故事结尾发现破坏者却正是三娃,颇具讽刺意味。“削尖”本是对田园种的最好的、拔了尖的青苗的削尖、破坏,进而揭示了当时打击率先富裕起来的“万元户”的不良风气。但是通过三娃的言行不一,揭示了其内心深处的由羡慕而扭曲为嫉妒的潜在心理。嫉妒是人性的普遍弱点,这样的人、事即使放在今天也依然存在。收入《编外小说》中的《打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演艺人才艾袅袅因为才华出众被选为“尖子人才”受到市里的重视并享受特殊待遇,她本是个谦虚务实、追求上进、变荣誉为动力的人才,因为成为“尖子”而受到同事的冷嘲热讽,以致压力过大表演出现瑕疵,并因此饱受诟病而生病住院,当病重的她辞去“尖子”称号和特殊待遇时,人们对她反而出现了一些关心和同情。小说揭示的“枪打出头鸟”现象与“削尖”相似,均暴露了人性中的偏激、嫉妒、打击别人以求心理平衡等心理,其实是一种卑劣的反抗。这类探讨人性的作品读来既具有讽刺意味又让人感喟,即使对年轻读者来说亦不会觉得疏远和隔膜。

当火车上人满为患拥挤异常时,“我”给带孩子的女子让座,车厢虽拥挤但人际关系却比较宽容和谐、内心世界比较宽广;这次车厢人少宽松异常,“我”却想找一个条件最好的座位、左挑右选看重了一个用一张报纸“占”的位置,为此大打出手,两人都认为那么多空位置对方干嘛非跟自己“抢”,内心世界又如此狭隘,《火车上》展示的两幅速写形成巨大反差,暴露了人性中的私欲消减与膨胀,颇具哲理意蕴。《存车》中时髦小青年对因热情而义务为自己看车的老人冷嘲热讽,颇有戒备之心,怕自己吃亏上当,结果丢了自行车,自以为聪明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心理刻画展现了“吃亏”与“得福”的辩证法。《纷纭》则揭示了对人的评价总是掺杂私人恩怨和利益纠葛等过多的主观判断的事实,而这种情况至少在一定阶段内长期存在。《念白字》中白字念了30多年的局长直到退休后才有提醒他。为什么

不早提醒?当时在位嘛!我们往往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更确切地说,实际上是旁观者因为当局者“当局”所以使其迷,揭示了小人物不敢说、不想说、不愿说的心理,也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一般说,“我们总是更加关注那种充满了起伏跌宕的文学,因为它们更具刺激性,如酒;但我们同样不可忽视另一种是文学,因为它们抒写了人生的底色,如水”^[2]。总体看,韩映山的小说相对纯净质朴,平实守真,大体属于后者。看似没有大的轰动效应、没有大红大紫,但也永不过时,让我们感到亲切,没有隔膜,充满哲学意蕴,具有超越性的艺术价值。

三、文体艺术的创新性

《香溪集》有明显的文体形式的创新。首先,《月月》似有儿童文学的文体追求;而《筑新窝》和《泔水缸的对话》则通篇采用拟人手法,让燕子和泔水缸讲人类的语言、带有人类的情感,俨然是寓言故事;《火车上》和《纷纭》则是速写式的。其次,《蔷薇小说》(两篇)和《广告世界》、《吃“公家”》则是比较典型的小小说,作者以杂文笔法入小说,带有典型的杂文风范。最后,多篇小说注重“结尾艺术”,如《小说》、《笑纳》、《二嫂换面》、《同行》等,结尾新颖、出人意外然而又在意料之中,含蓄而调侃。

除了文体形式的新颖外,更重要的是,在小说艺术风格上,《香溪集》绝大部分是幽默、讽刺体小说,如《会风》、《无会日》、《楞格》、《变幻》、《今夜有冰雹》、《精简》、《请客》、《藏书》、《看病》、《迷糊》、《“新名词”对话》、《试着来》、《选偶》等,以及写于同一时期、收入《编外小说》中的《节日与礼物》、《诱惑》、《总想淡泊》、《性感女郎》、《打鸟》、《做眼皮》等均是典型的讽刺体小说。实际上作者在《〈红菱集〉后记》中即已经奠定了讽刺的基调,《香溪集》确实更多地展现了针砭时弊的批判讽刺色彩。

韩映山的讽刺对象是事而非人、对事不对人,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不正风气提出批评、讽刺。比如着力讽刺文坛上盛行的低级趣味、媚俗取悦、色情无耻等倾向;批判官场政治上存在的浮躁之风、形式主义、言行不一、官僚作风、贪污腐败等不良风气;揭示社会向商品经济转型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韩映山继承了鲁迅的批评意识和杂文传统,采用几乎不动声色的白描手法,以简洁切入的手法迅速捕捉事物最重要的特征并将其放大,以突出这一特征,因此寥寥几笔但形神毕肖。有评论者认为韩映山此时由“阳光歌手”变为了“荷载战士”^[3],但韩映山的“战”和鲁迅式的“荷载独彷徨”的绝望而悲壮的反抗并不相同,归根结底是“文如其人”,与韩映山的性格有关。他的讽刺主要源自于一种看不惯、反感、厌恶、痛心,往往通过漫画式的夸张的手法,在纷纭的表象下挖掘出具有讽刺意味的内蕴,是“刺”一下,以使人警惕反省以达自觉抵制的效果,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追求,并没有一击“致其死命”的力度,反而带有一丝殷切和谆谆之意,具有鲜明的忧患意识。和其他以讽刺见长的作家相比,韩映山的讽刺是质朴平实的,不卖弄更不炫技,并非钱钟书式的机智和书卷气,也缺少一些老舍式的幽默感,与鲁迅式的冷静深刻、锐如犀角不同,亦非张天翼式的嬉笑怒骂、痛快淋漓。他的讽刺是建立在现实主义基础上的、对生活本来面目作细致描摹,较少锋芒毕露、剑拔弩张,而是叙述较为亲切质朴、态度比较温和宽厚,大体是“刺而不伤、乐而不淫”,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即使作者与“荷花淀”有共同的追求,但也如孙犁所言“你有你的风格”。

“风格的形成,包括两大要素,即时代的特征和作家的特征。时代特征的细节是:时代的思想主潮,时代的生活样式,时代的观念形态。作家特征的细节是:个人的生活经历,个人性格的特征,个人的艺术师承爱好。以上种种,都不是能强求一致,每个人都会有所不同的。所以说风格是不能模仿的。如只求其貌似,那只能对创作起束缚的作用”^[4]。韩映山是一个执著的艺术探索者,其艺术也有不同于早期的明显变化,从早期的水乡风光、农村的风土人情、生产劳动、绿荷紫苇的清新诗意恬淡到《香溪集》中的城市生活、文坛堕落、党风民情、批评讽刺,应该说《香溪集》标志着他风格的明显转型。韩映山的早逝终止了他更深、更广的艺术探索,让人倍感遗憾。

韩映山对孙犁文品人品终生敬仰,主观上对荷派艺术理念忠实坚守,但自己在无意识中又有明显

的创作的转型和风格的变化。这可能与作者韩映山崇尚淡泊自然、宁静朴素、心静如水的温和型性格气质有关,也与他“是一位一身正气的作家”^[6]、“在商潮波荡中恪记作家职责”、“不作媚时附势之笔”的追求有关,更与作者的艺术宗旨有关:“主张人品和文品的一致,主张作家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提倡为人生进步、幸福、健康、美好的文学艺术;坚决痛斥那些低级下流、粗俗的海淫海盗的、败坏人伦道德、黄色或粉色的东西。……总之,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是荷派艺术之宗旨;如果违背这一宗旨,就是对荷派艺术的亵渎!”^[7]³³⁸歌颂赞美与批评讽刺在韩映山看来是和谐统一的关系,韩映山对荷派艺术主观上是坚守的,这在《关于“荷花淀”文学流派》一文中有所体现,他认为该流派经历了“小荷才露尖尖角”、“风吹落叶萧萧下”、“留得残荷听雨声”、“和煦春风吹又生”的历程,希望和坚信荷派艺术能“源远流长无终期”。从这个角度上看,针对有评论者认为韩映山对孙犁及“荷花淀派”“逾之不足”的观点,张劲鹰认为实际是韩映山“只求发展、没要突破、意守本色”^[8],也是有道理的。韩映山给这本和之前小说相比大不相同的集子仍然起了一个诗情画意的书名“香溪”,特意与之前的“水乡”、“绿荷”、“紫苇”、“红菱”并列,似乎特为显示其艺术风格的一贯性,但主导倾向已发生了“悄悄的位移”。

孙犁在给韩映山的信中谈到过“作品传世”的话题:“至于艺术生命问题,则不好谈。……文章传世,每一个朝代也不过几个人……我以为文章传世很困难。但如果认真做去,即追求真、美、善,包括感情之真,记事之确,文字的加工,思想的合于实际,并代表进步思想,虽不能传世,也可以为后人参考。能做到这样,已经十分不容易。”^[9]韩映山做到了!

参考文献:

- [1]于明夫.韩映山的创作风格[J].河北大学学报,1993(1):80-86.
- [2]杨君.叶圣陶的创作[M]//叶圣陶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 [3]韩映山.《红菱集》后记[M]//韩映山文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 [4]苑英科.阳光歌手与荷戟战士——《韩映山文集》读后感[N].河北日报,2012-03-31.
- [5]孙犁.答吴泰昌问[M]//孙犁文集:第6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
- [6]凤翔.杜鹃花开映山红——忆韩映山[J].新闻与写作,1998(9):33-33.
- [7]韩映山.关于“荷花淀”文学流派[M]//韩映山文集:第2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
- [8]张劲鹰.“荷派”主将韩映山:荷派将与日月星辰共存[N].保定晚报,2007-02-03.
- [9]孙犁.致韩映山[M]//孙犁文集:第9卷.补订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Han Yingshan's *Xiangxi Collection*

Su Hong

(Chinese Department,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0, China)

Abstract: Han Yingshan has been seen as the main Lotus Lake School. The study of Han Yingshan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styl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Lotus Lake School. The reading to the text always concentrated on *Water Random Notes*, *Lyhe collection*, *Ziwei Collection*, *Hongling Collection*, *Red String Branches* and *Spiegel Pond*. Compared with the above text, *Xiangxi Collection* showed the distinctive artistic style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Xiangxi Collection* is helpful to unfold Han Yingshan creation reveals all of life style and artistic exploration.

Key words: Baoding writers; Lotus Lake School; Han Yingshan; *Xiangxi Collection*; artistic style

(责任编辑 王作)